

# 叙述时间视角下《泄密的心》的效果美学

李悦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8日

## 摘要

《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创作的心理恐怖小说,讲述主人公因对老人产生莫名仇恨而将其杀害,并最终在心跳声的压迫下精神崩溃、自首的故事。小说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与怪诞氛围的营造,真切展现出主人公理性思绪与情绪失衡彼此交织的精神状态,让读者沉浸在复杂又极具张力的情绪体验之中。本文以热奈特叙事学中的叙述时间理论为基础,结合时序、时距、频率三个维度,对《泄密的心》的时间编排与叙事结构进行分析,探究时间变形在恐怖氛围营造、心理描写深化以及情绪传递中的作用。小说通过对叙述时间的灵活调整,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时间安排,不仅增强了文本的紧张感与阅读沉浸感,也更加立体地展现了主人公复杂而扭曲的心理变化。读者既能直接感受到人物的恐惧与精神崩溃,也能够从叙述时间的变化中体会其心理演变过程,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心理恐怖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阐释深度。

## 关键词

《泄密的心》, 热奈特, 叙述时间, 效果美学

## The Effect Aesthetics in *The Tell-Tale He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ime

Yue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y 9, 2026; accepted: June 10, 2026; published: June 18, 2026

## Abstract

*The Tell-Tale Heart* is a psychological horror story written by Edgar Allan Poe. It tells the story of a narrator who murders an old man out of an inexplicable hatred and eventually breaks down under the torment of the old man's imagined heartbeat, finally confessing to the police. Through detailed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grotesque atmosphere, the story immerses readers in

a terrifying experience where reason and madness coexist. Drawing on Gérard Genette's theory of narrative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emporal arrangement in *The Tell-Tale Hea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rder, duration, and frequency, exploring how temporal distortion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orror, the deepening of psychological portrayal,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emotional ten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Poe's flexible manipulation of narrative time breaks away from traditional linear storytelling, intensifying both suspense and the reader's sense of immersion while presenting the narrator's increasingly distorted psyche in a more vivid and complex manner. Readers are able not only to directly experience the narrator's growing fear and madness, but also to perceive th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hifts in narrative time, thereby revealing the broader artistic potential and interpretive depth of psychological horror fiction.

## Keywords

*The Tell-Tale Heart*, 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Time, Effect Aesthe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叙事与时间的关系一直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一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故事”和“话语”的关系入手，分析时间在两个层面上的结构和差异。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热奈特, 1990)一书中，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2018)首次系统阐释了“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频率”(frequency)三个重要概念。时序关注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先后关系；时距强调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之间的长度比例；频率则指事件发生次数与叙述次数之间的关系。

“关于叙述时间的调整与编排，总体来说都存在着一种时间变形。时间变形是叙述文本得以形成的必然条件。这些理论的提出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小说家通过采用各种叙事手法控制时序、时距和频率，在话语层次调整时间，使话语时间逆违故事时间，促进情节建构、人物塑造和题旨表达，提升作品的审美效果”(p. 69) [1]。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在创作小说十分注重叙事结构与阅读效果的统一，尤其强调通过心理描写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在他的创作理念中，一个成功的作品需要达到作者创作最初心中所预先设想的效果，这就是坡所谓的预设效果。朱振武提到坡在探讨朗费罗的诗歌时就说明其对于效果美学的认知和追求，“文学创作应以在读者的情感上产生尽可能强烈的艺术效果为宗旨，只要实现了这一效果，实现了美的传递，你就不必为作品所传达的扭曲或畸形之美感到惋惜或通信，至于主题、技巧、修辞等具体创作元素的选取无疑也都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而这正是追求文学作品效果的坡所苦心经营的‘效果’理论的核心所在”(p. 129) [2]，在坡看来，打动读者的心灵是重要的，通过言语叙述的方式来触发读者的情绪，这就是坡眼中的预设效果，也是他的创作原则。

《泄密的心》作为坡代表性的心理恐怖小说，集中展现了坡对心灵恐怖的追求。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以及对叙述节奏的控制，不断制造悬念与压迫感，使读者始终处于紧张不安的阅读状态。“他通过刻意的淡化、省略以及倒叙的方式精准把控着叙述的节奏，比如他省略了故事的时代背景、发生的地点、环境描写、人物的背景等等传统的哥特式小说的因素，进而更好地传递了一种‘使敏感的心灵兴奋地落泪’的恐怖氛围，同时也将读者带入到这种恐怖的故事氛围中”(p. 105) [3]。

除了对心理活动的刻画，《泄密的心》中对叙述时间的安排同样强化了小说整体的恐怖氛围。“坡

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叙事模式，以主人公的心理发展状态为线索重新安排了时间的流动，将主人公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与感知重新插入叙事中，使得故事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跳跃性和张力” (p. 70) [4]。这种以心理时间代替客观时间的方式，使读者更容易沉浸于人物混乱而压抑的精神世界中。通过对叙述时间的重新编排，坡将主人公恐惧、崩溃的心理状态逐步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沉浸于小说所营造的怪诞、恐怖的氛围之中。

目前，国内外关于《泄密的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分析、哥特式恐怖、不可靠叙述等方向，重点关注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以及鹰眼等意象的涵义。部分研究虽然涉及小说的叙事手法，但大多将叙事时间的编排看作是辅助的叙事方式，缺乏对其与美学效果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讨论。同时，关于热奈特叙事时间理论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长篇小说、现代主义文学等，对心理恐怖短篇小说中时间变形与美学效果之间关系的探讨仍相对不足。就《泄密的心》而言，现有研究较少将“时序”“时距”“频率”三个维度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叙述时间如何参与恐怖氛围的生成、人物心理的层层深化以及叙事节奏的建构。因此，《泄密的心》中时间结构与效果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基于此，本文以热奈特叙述时间理论为基础，从时序、时距与频率三个层面切入，分析《泄密的心》中叙述时间的变形及其功能，探究时间编排如何服务于坡的整一性效果美学。本文不仅关注时间结构本身的叙事作用，更强调其在心理压迫感的营造、情绪的传递与读者阅读体验层面的意义。通过从叙事时间的维度出发，进一步探究《泄密的心》的效果美学，为该小说在叙事学层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2. 交错的时间：《泄密的心》中的时序重组

热奈特认为叙事文本具有双重时间性质，他明确区分了“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中事件连续发生过程显现的时间顺序，而话语时间是指故事事件在叙事中的‘伪时序’ (pseudo-temporal order)” (p. 258) [5]。所谓时序，就是“在故事中事件接续的时间顺序和这些事件在叙事中排列的伪时间顺序的关系” (p. 232) [6]。现实时间通常以线性方式向前推进，正如 Dry 所说，“连续事件的叙述为读者或听者创造了一个想象的时间流，作为事件发生的叙事世界中的一个维度。叙述时间稳步向前流动就像现实世界中的时间一样” (p. 19) [7]，但在文学叙事中，叙述者可以根据表达需要，对时间进行重新安排，因此倒叙、插叙等时间倒错便成为重要的叙事方式。这种时间顺序的变化，不仅影响小说结构，也会直接作用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故事的时间逃脱了通常的时间概念，这种时间概念被认为是一系列的瞬间，沿着一条抽象的、指向单一方向的线，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p. 174) [8]。在《泄密的心》中，坡正是通过对叙述时间的不断调整，使小说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压迫感与恐怖氛围。

### 2.1. 现在的自白：叙述的起点

申丹与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提出“叙述零点”的概念。它既是叙述展开的起点，也是分析时序的重要参照。《泄密的心》的开篇直接展现了叙述者敏感而紧张的精神状态，“真的一一紧张一一非常紧张，极度紧张，以前，现在，都是这样。可你为什么硬说我疯了？这毛病反倒把我的感觉弄的更灵敏了——没失灵——也没麻木……听着！你看我气色多好——多么镇定自若地把这一切给你和盘托出” (p. 201) [9]。在这里，读者无法明确判断叙述发生于过去还是现在，因此可以将这一时刻视为叙述零点。它既可能引向后续事件的发展，也可能转入对过去经历的回忆。这种时间上的悬置感，会自然激发读者对故事真相的好奇。

与此同时，这一开篇也构成了故事的“第一叙述”，即基础叙事层。在《泄密的心》中，第一叙述层指的是叙述者在杀人之后向受述者讲述整个事件的过程；而被讲述的谋杀经历，则属于第二叙述层，也就是倒叙部分。因此，当叙述者说出“这点子最初怎么进入我的脑海的，是说不上来了” (p. 201) [9]时，

故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不过，在倒叙过程中，第一叙述层并未完全消失。叙述者会不断从回忆中跳脱出来，与受述者直接对话，如“你以为我疯了。可疯子是啥都不懂的。可惜你没看见我，可惜你没看到我干得多漂亮——那么审慎，那么周详，伪装得多么巧妙”（p. 201）[9]。“你要是还以为我疯了，等我把藏匿尸首时的精细审慎描述一番，你就不这么认为了”（p. 202）[9]。这些突然插入的第一层叙述，使故事形成了现在与过去交替进行的结构。叙述者越是不断强调自己的清醒、精明，读者越能感受到其内心深处不安。时间层次的不切换，也让整个阅读过程始终处于压迫与不稳定之中，从而强化了小说的恐怖效果。

## 2.2. 过去的重现：叙述中的时间倒错

热奈特将“时间倒错”定义为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叙。这种叙事模式是“叙述者在叙述中故意破坏原来故事发生的顺序而造成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之间各种不协调的形式，称之为‘时间倒错’”（p. 125）[10]。《泄密的心》的主体部分，正是建立在这种时间倒错基础上的。小说采用典型的倒叙结构，在老人已经被杀之后，叙述者再回过头来讲述自己如何一步步策划并实施谋杀。叙述者反复强调自己在犯罪过程中的谨慎，“可疯子是啥都不懂的。可惜你没看见我，可惜你没看到我干得多漂亮——那么审慎，那么周详，伪装得多么巧妙”（p. 201）[9]。这里的叙述已经脱离事件发生当下，而是站在现在的位置对过去进行回顾。

在回忆过程中，坡还通过“每天夜里”“每天清晨”等时间词语帮助读者区分不同的时间层次。同时，人称代词“你”的不断出现，也意味着叙述者暂时脱离回忆，重新回到与受述者对话的状态。小说中描述道，“这天晚上我才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本事如此了得——有如此脑瓜。就要得手了，我几乎不能自己。想想看，我来到门前，打开门，一点一点地，而他连做梦也想不到我有如此秘密之举或非常之想”（p. 201）[9]，这种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切换的方式，并不会让读者感到突兀，反而增强了阅读中的不稳定感与沉浸感。

倒叙结构不仅改变了小说的时间顺序，也改变了读者理解故事的方式。它“使叙述时间呈现跳跃性，让故事线索在发展过程中不时地在向前或向后的状态中摆动”（p. 176）[11]。读者只能跟随叙述者零散而跳跃的回忆，逐渐拼凑出事件真相。正如 Klotz 所说：“倒叙的开始使得故事内容的真相被悬置，随着故事的展开，当足够的信息被传递时，读者一下子就理解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p. 12）[12]。故事的开头对叙述者现下状态的书写，将倒叙部分融入进了第一叙事之中，让读者感到如今叙述者的状态必定受到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因而，要理解清楚这种失控、敏感的精神状态从何而来，就必须将过去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对过去的回忆性叙述就此产生，这就是《泄密的心》中的第二叙事层，这些情节占据了小说文本的主体部分。

小说结尾同样体现了这种时序设计的巧妙。最终，叙述者在“心跳声”的逼迫下彻底崩溃，“别装腔作势了！我招供！揭开这几块地板！——这儿，这儿！——这就是那颗可恶的心脏的跳动”（p. 203）[9]！这一结尾实际上与开头形成了循环关系。故事的终点，也成为叙述的起点。叙述者开篇时敏感的状态到这里终于得到了解释。坡通过这种倒叙结构，让时间不断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来回穿梭，读者既是在阅读故事，也是在跟随叙述者不断回溯其心理变化过程。时间不再只是线性推进的客观存在，而成为人物心理活动的一部分。

“在叙述中，时间的编排将物理时间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物内心的心理时间，这种写作方式更能感染读者的心灵，通过精心构筑的时间，来达到预设的阅读效果”（p. 112）[13]。总体来看，《泄密的心》通过“叙述零点”与大规模倒叙，不仅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也强化了哥特小说压抑、令人不安的艺术氛围。

### 3. 多变的节奏：《泄密的心》中的时距变化

热奈特认为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基本一致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叙事过程中，故事时间与文本篇幅之间必然会形成速度差异，而这种差异便构成了“时距”。“所谓时距，是指故事时长与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将叙述速度由快到慢划分为四种基本形式，即省略、概要、场景、停顿”（p. 126）[12]。其中，加速是“用较短的文本篇幅描述较长一段时间的故事”，减速则是“用较长的文本篇幅描述较短时间的故事”（p. 96）[14]。叙事节奏的变化，本质上取决于作者对叙述内容的安排与取舍。作者可以通过省略不必要的情节来加快节奏，也可以通过细致描写某一瞬间来放慢时间。在哥特小说中，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以及恐怖氛围的渲染，往往都会使叙事节奏减缓，进而强化读者的情绪感受。“时距的感知极大地依赖情感的内容”（p. 78）[15]。在《泄密的心》中，爱伦·坡正是通过节奏的不断加快与减慢，使读者逐渐进入主人公紧张、敏感甚至癫狂的精神世界。

#### 3.1. 被压缩的时间：省略与节奏加快

在《泄密的心》中，坡经常通过省略的方式加快叙事节奏。省略意味着文本对部分事件不进行详细描述，因此叙述时间被压缩，而故事时间则被延长。这种方式不仅能够避免情节拖沓，还会增强故事的不确定感与神秘感。小说中最明显的省略，首先体现在人物身份与杀人动机上。作者并没有详细交代叙述者与老人的背景关系，主人公的杀人动机也始终模糊不清，叙述者坦言“没啥目的，没啥觊觎。我喜欢那个老头，他从没伤害过我，从没侮辱过我。对他的金子，我更无非分之想。我想是由于他的那只眼睛吧！眼睛，就是这东西！他的一只眼睛酷似鹰眼——一只淡蓝色的眼睛，覆以一层薄翳。只要这只眼睛看到我，我就不寒而栗”（p. 201）[9]。这种没有明确原因的恶意，比清晰的仇恨更令人恐惧。坡并未对主人公的心理进行冗长解释，而是用极短的文字直接展现其偏执的表现，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无法解释的诡异与寒意。

节奏的加快还体现在对谋杀准备过程的大量压缩上。实际上，叙述者对老人的观察持续了整整七天，但作者并没有逐夜展开详细描述，而是将重点集中在第八个夜晚。如“每天夜里，大约午夜时分，我转动门闩，把门拨开——噢，极轻微地！然后，我把门推开，推到我的头那么宽，再放进去一盏黑乎乎的提灯，灯遮得严丝合缝，光一点都透不出来然后我再探进去”（p. 201）[9]。文本中的“每天夜里”“一连搞了七个长夜”等词语，都在用简短的篇幅概括较长时间内重复发生的行为，从而使叙事始终保持紧凑。

此外，作者还会通过直接跳过动作过程来压缩时间。小说中描述叙述者的动作，“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才把头探进门缝，刚好能看见他平躺在床上”（p. 201）[9]。这里并未详细描写这一小时内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概括时间流逝。又如叙述者处理尸体时说“我先是把尸体大卸八块，割下头，砍下手，卸下脚。然后我又从房间的地板上掀起三块地板，把肢解的尸体都放在间隙中”（p. 202）[9]。如此血腥的过程本可以被详细展开，但坡却选择快速带过。肢解、清理、藏尸等动作都被高度压缩，读者只能依靠想象补足空白，而这种留白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哥特小说的恐怖氛围。

除了省略，作者还通过一些具有强烈动态感的词语来加快节奏。比如“那老头从床上一下子坐起身来，大声喊道——‘哪一个’”（p. 202）[9]。“一下子”一词瞬间打破了原本缓慢而压抑的氛围，使读者和叙述者同时陷入紧张状态。在第八个夜晚，节奏加快得更加明显。叙述者听到老人的心跳声后，情绪逐渐失控，“可那跳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我想那颗心定是要爆炸了”（p. 201）[9]。反复出现的“越来越……”不断强化声音的压迫感，也使叙述节奏明显加速。紧接着，“我发出一声喊，唰地打开提灯，噌地跳进屋内。他只尖叫了一声——就一声”（p. 270）[9]，“噌地跳进”“尖叫”等动词都具有极强的爆

发力,使故事迅速进入高潮。而在小说结尾,节奏的加快达到极致。面对警察时,叙述者从表面的镇静逐渐走向崩溃,“哦,天啊,我该咋办?我吐体飞溅,我胡言乱语——我赌咒发誓!我晃动着我坐下的那把椅子,椅子磨在地板上吱吱嘎嘎,但那声音却盖过了这一切,在持续增强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p. 203) [9]!大量短句、感叹句以及重复表达,使整段叙述具有极强的压迫感。读者几乎能够直接感受到主人公不断失控的精神状态,也会随着叙事节奏的骤然加快而进入高度紧张的阅读状态。

### 3.2. 被延长的瞬间:停顿与节奏减缓

王子君提及“叙事是有节奏的,有节奏的叙事才能让故事更加详略得当,跌宕起伏”(p. 126) [12]。与省略相对应,热奈特还提出了“停顿”这一概念,即故事情节暂时停止推进,而叙述则集中于某一动作、场景或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

在《泄密的心》中,坡大量运用了这种节奏减慢的叙述,尤其是在主人公接近老人、观察老人以及等待时机的过程中。最典型的便是对动作的“慢镜头式”描写,“进了门,我就小心翼翼地打开提灯——哦,十分地小心翼翼——小心翼翼”,“我慢慢地探进头去,慢慢地,非常慢地,唯恐搅了老头的美梦”(p. 201) [9]。这里,动作本身其实极其简单,但叙述却被不断拉长。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动作进行的缓慢,仿佛时间也随之停滞。这种描写放大了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也使紧张感在缓慢推进中不断累积。

第八个夜晚的描写中,这种停顿更加明显,“第八天夜里,我更加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钟表上的分针都比我的手移动快”(p. 201) [9]。之后,老人听到声音,双方都陷入静止状态:“我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声不吭。整整一个钟头,我纹丝没动,但同时也没听见他躺下。他还坐在那儿”(p. 202) [9]。在这一时刻,故事似乎真正停了下来。主人公不动,老人也不动,整个空间陷入一种压抑而诡异的死寂之中。在这段被延长的时间里,作者成功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突出了杀死老人的过程给主人公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给叙事带来时间的厚度,赋予人物心理的深度”(p. 70) [1]。

此外,叙述者对自身心理与情绪的评论,也会造成叙事停顿。例如在听到老人的呻吟时,主人公突然开始分析这种声音,“这不是疼痛或悲伤的呻吟——哦,不是!——这是吓得魂飞魄散时从灵魂深处发出的那种压抑的低吟之声。这声音我很清楚。多少个夜晚,就在午夜时分,当万籁俱寂之时,这声音就从我自己的内心响起并越来越大,伴随着那骇人的回声,加剧着那使我狂乱的恐怖”(p. 202) [9]。这里,故事动作实际上已经暂停,叙述转向主人公内心的感受与思考。这种评论性的插入不仅延长了场景氛围,也让读者更加深入地进入叙述者的精神世界。

总体来看,《泄密的心》中的时距变化极具层次感。爱伦·坡通过省略、压缩与停顿,不断调整叙事节奏,使故事时而快速推进,时而缓慢停滞。节奏的加快强化了惊悚感与压迫感,而节奏的减慢则放大了人物心理变化与恐怖氛围。两种节奏交替出现,使小说始终保持高度紧张的阅读体验,也让哥特小说中的恐怖与死亡主题得到了更加鲜明的呈现。

## 4. 反复的叙述:《泄密的心》中的频率编排

频率是“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被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p. 66) [16]。申丹与王丽亚指出“事件及其被叙述都有可能包含重复。一方面,事件本身存在重复的可能;另一方面,关于事件的叙述可能一次或者多次出现在文本中”(p. 279) [5]。热奈特将叙述频率划分为单一叙述(singulative)、重复叙述(repeating narrative)和概括叙述(iterative narrative)三种类型。在《泄密的心》中,坡大量运用了重复叙述与单一叙述的反复,通过不断强化某些概念、声音与词语,营造出强烈的心理压迫感。

如昆德拉所说“速度的变化也意味着情感的变化”(p. 114) [17]。“这种叙述方式的运用突出了小说的重点,也强调了作者倾注于叙述之中的感情”(p. 5) [16]。重复不仅推动了叙事节奏的发展,也使主人公的恐惧、焦虑逐渐外化,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其精神状态的感知。

#### 4.1. 鹰眼与心跳:核心意象的重复

在《泄密的心》中,最具代表性的重复意象便是老人的“鹰眼”。这只眼睛既是主人公恐惧的来源,也是整场谋杀的直接诱因。通过反复描写鹰眼,坡不断强化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与压迫感,同时也让读者逐渐被这种诡异的恐惧情绪所感染。小说开头,叙述者便解释了自己杀人的原因,“眼睛,就是这东西!他的一只眼睛酷似鹰眼——一只淡蓝色的眼睛,覆以一层薄翳。只要这只眼睛看到我,我就不寒而栗”(p. 201) [9]。这里,主人公并不憎恨老人,而是真正无法忍受那只可恶的眼睛。眼睛因此被赋予了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老人,也象征着一种持续存在的精神压迫。

在之后的几个夜晚中,主人公始终受到鹰眼的牵制,“但我发现那只眼睛总是闭着,因此也就没法做那活儿,因为这样他就不是折磨我的那个老头了,折磨我的是那只可恶的眼睛”(p. 201) [9]。主人公虽然已经决定杀人,却迟迟无法真正动手,因为真正驱使他行动的并不是理性的谋划,而是一种偏执的心理刺激。到了第八个夜晚,鹰眼终于睁开。从最初的恐惧,到不断积累的焦躁与不安,再到最后的愤怒与憎恶,主人公的情绪始终随着眼睛这一意象不断递进。正如“我把提灯掀开一条缝隙,一道细细的灯光落在了那只鹰眼上。我就这样一连搞了七个长夜——每天夜里,就在午夜时分”(p. 201) [9]。而最终,当老人死去后,叙述者则说“他那只眼睛不会再烦我了”(p. 202) [9]。这种重复叙述不仅强化了“眼睛”在文本中的重要性,也让读者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主人公心理变化的过程。鹰眼从单纯的视觉对象,逐渐演变为主人公精神恐惧的象征。通过反复描写,坡成功地将一种抽象的心理压迫具体化,并借此营造出持续不断的恐怖氛围。

除了鹰眼之外,“心跳”同样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重复意象。正如标题《泄密的心》所暗示的那样,心跳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直接揭示了主人公不断崩溃的内心世界。

在第八个夜晚,主人公第一次听到老人的心跳,“当时我的耳朵里传进了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也熟悉那种声音。那是老人的心在跳动。它使我更加狂怒,就像是咚咚的战鼓声激发了士兵的勇气”(p. 202) [9]。此时,心跳代表着老人对死亡的恐惧,也成为刺激主人公实施谋杀的重要因素。随着情节推进,心跳声不断被重复,使声音仿佛真正回荡在读者耳边,读者也会随着主人公的感知一起陷入紧张与恐惧之中。而在老人死后,心跳并未消失。它反而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折磨主人公,“终于,我发现那声音并不是源于我的双耳”(p. 203) [9]。这时,心跳已经不再是现实中的声音,而是主人公内心罪恶感的外化。尤其是在警察到来之后,叙述者对心跳声的感知愈发强烈:“那声音却盖过了这一切,在持续增强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p. 203) [9]!在这里,重复性的语言使叙事节奏明显加快,也使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主人公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声音意象,坡将人物的焦虑、恐惧与罪恶感推向高潮,也使小说的恐怖效果达到顶点。

#### 4.2. 奔溃与失控:话语表达的反复

除了概念层面的重复,《泄密的心》中还大量运用了词语与句式的反复。这种反复的叙述称之为单一叙述,利用单一叙述能够缩短叙事时间,加快叙事节奏,达到推进叙事的效果。在坡的小说中,这种重复不仅服务于节奏,也成为展现人物精神状态的重要方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叙述者不断强调自己没有疯,“这毛病反倒把我的感觉弄得更灵敏了——没失灵——也没麻木”(p. 201) [9]。叙述者越是反复

为自己辩解，读者越能够感受到他的不正常。这样的重复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反向效果。他不断强调自己的状态，反而暴露出内心的焦虑与失控。同时，这种近乎神经质的重复，也让叙述本身变得不可靠，进一步增强了小说带来的不安感。

在结尾部分，对“越来越大”的重复则更加明显。“你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p. 203）<sup>[9]</sup>这里，“越来越大”被连续重复七次。随着重复不断累积，叙述节奏迅速加快，主人公的情绪也逐渐失控。读者仿佛能够真实地听见那越来越剧烈的心跳，并在这种持续的声音压迫中感受到与主人公相同的痛苦与崩溃。

总体来看，《泄密的心》中的重复叙述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反复，而是与人物心理、叙事节奏以及恐怖氛围的营造紧密结合。无论是“鹰眼”“心跳”这样的核心意象，还是“越来越大”“紧张”这样的重复性话语，都在不断强化人物内心的恐惧与焦虑。通过频率的变化，坡成功地将主人公的精神崩溃过程一步步传递给读者，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同样陷入紧张、压抑与不安之中，从而形成了强烈而统一的艺术效果。

## 5. 结语

时间是文学叙事中的重要因素，“通过作品，另一种时间来到了时间中”（p. 233）<sup>[18]</sup>。热奈特关于“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关系的理论，为解读《泄密的心》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时序、时距、频率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爱伦·坡如何通过叙述时间的安排，营造恐怖氛围、塑造人物并传递情感。

坡擅长在哥特式小说中挖掘人物隐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泄密的心》中，他将叙事技巧与心理描写结合，通过对时间的重新组织，展现主人公精神上的压抑、偏执与崩溃。过去与现在不断交错的叙述方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紧张感，也让读者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主人公逐渐失控的心理状态，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坡所强调的“整一性”效果美学。小说中，倒叙、省略、停顿以及重复叙述等手法，使故事结构更加紧凑，也让叙事节奏富于变化。坡围绕“谋杀老人”这一核心事件展开叙述，同时通过对“鹰眼”“心跳”等意象的反复出现，不断强化主人公的精神压力与情绪变化。情节推进与情感节奏彼此呼应，使故事始终保持压迫感与悬念感。“这种叙事方式让故事张弛有度，连续调动读者的情感，使其与主人公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p. 92）<sup>[19]</sup>。

正如 Ricardou 和 Kestner 所说，“探究小说内容的过程，为了避免只依靠小说本身的时间，读者被迫将小说时间与叙述时间联系起来，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叙事上，因而，小说本身同叙事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被叙事所滋养”（p. 15）<sup>[20]</sup>。因此，叙事时间不仅服务于故事本身，也服务于人物心理与阅读效果的塑造。通过时间的错位、节奏的变化以及重复性的叙述，坡成功展现了主人公理性与不安交织的精神状态，也让《泄密的心》在心理恐怖小说中始终保持独特的艺术魅力。

## 参考文献

- [1] 张艳, 张玉婷. 托妮·莫里森《家》中的叙事时间研究[J]. 滁州学院学报, 2022, 24(3): 68-73.
- [2] 朱振武. 爱伦·坡的效果美学论略[J]. 外国文学评论, 2007(3): 128-137.
- [3] 苏理华, 张华. 试论爱伦·坡短篇小说《泄密的心》的恐怖效果[J]. 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11): 105-107.
- [4] 宋德伟. 论《洪堡的礼物》的叙事特色[J]. 外语研究, 2006(4): 68-71.
- [5]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第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 [6] 刘慧云. 论《达洛卫夫人》的叙述时间艺术[J]. 海外英语, 2021(18): 232-233.
- [7] Dry, H.A. (1983) The Movement of Narrative Time.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12, 19-53. <https://doi.org/10.1515/jlse.1983.12.2.19>

- 
- [8] Ricoeur, P. (1980)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Inquiry*, 7, 169-190. <https://doi.org/10.1086/448093>
- [9]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泄密的心——爱伦·坡短篇小说(评注本) [M]. 张秀丽, 祝春燕, 等, 译.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王子君.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哥特主义叙事艺术[J]. 名作欣赏, 2023(15): 125-128.
- [11] 李翠云. 《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叙述时间特征之比较[J]. 文教资料, 2007(34): 176-178.
- [12] Klotz, M. (1963) The Triumph over Time: Narrative Form in William Faulkner and William Styron.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17, 9-20.
- [13] 管桑爽. 真与美的彰显——论爱伦·坡《泄密的心》中的效果美学[J]. 美与时代(下), 2014(7): 111-113.
- [14] 施洛米丝·雷蒙·凯南(Rimon-Kenan, S.). 叙事虚构作品: 当代诗学[M]. 赖干坚,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 [15] 肖燕. 时间参照框架与时间表征的主观性[J]. 外国语文, 2015, 31(6): 75-80.
- [16] 张慧琳. 从叙事时间角度浅析《达洛维夫人》中的人物心理世界[C]//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第十二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外国语言文学博士论坛论文集. 2019, 246-255.
- [17] 米兰·昆德拉(Kundera, Milan). 小说的艺术[M]. 董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18] 莫里斯·布朗肖(Blanchot, Maurice). 文学空间[M]. 顾嘉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9] 叶春玲. 《到灯塔去》叙事话语中时间理论及时间问题分析[J]. 山西能源学院学报, 2023, 36(5): 90-92.
- [20] Ricardou, J. and Kestner, J. (1978) Time of the Narration, Time of the Fiction. *James Joyce Quarterly*, 16, 7-15.